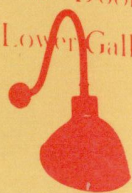


艺术家的 街道

Globe Theatre Door +
to Yard & Lower Gallery



〔韩〕田苑京 著
李华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艺术家的


街道

Globe Theatre Door +
to Yard & Lower Gallery



[韩] 田苑京
李华 译 著





是的，人生永远是璀璨闪光的。

Contents

自序

老友重逢 —— 伦敦

- 021 威廉·莎士比亚 / 莎士比亚环球大剧院
035 约翰·济慈 / 济慈之家
049 夏洛克·福尔摩斯 / 夏洛克·福尔摩斯博物馆
061 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 / 亨德尔故居博物馆
075 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 / 牛津大学基督城学院
091 弗吉尼亚·伍尔夫 / 剑桥 / 纽纳姆学院·果园茶馆

重拾旧日的记忆 —— 维也纳

- 115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 帕斯克瓦拉提楼房故居·
立遗嘱的海里根施塔特小屋故居
131 弗朗茨·舒伯特 / 诞生故居·费迪南德公寓
145 约翰·施特劳斯 / 纪念馆·市立公园
163 中央咖啡馆
179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 / 分离派会馆·贝多芬壁画

冷漠与热情的双重面孔 —— 巴黎

- 201 雷马克的小说《凯旋门》 / 凯旋门 · 富格餐厅
- 219 艺术工坊——“浣衣舫” / 戴尔特广场 · 两架风车
- 237 克劳德·莫奈 / 圣拉扎尔火车站 · 莫奈美术馆
- 251 弗雷德里克·肖邦之死 / 蒙梭公园 · 旺多姆广场 · 圣马德莲教堂
- 267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与玛丽·洛朗森 / 《米拉波桥》· 花神咖啡馆
- 283 亨利·米尔热的小说《波西米亚人的生活情景》 / 歌剧《波西米亚人》

BAR LINDA

TAKE AWAY/ EAT IN

BEN VENUTI A BAR LINDA!

...ALL ITALIAN CAPPUCCINO &
ESPRESSO COFFEES

PIZZA...PASTA...LASAGNE

自序

随着书稿渐近尾声，我思忖着该怎样写篇序言。尽管我也很想像村上春树的游记《远方的鼓声》中所写的那样——“我何尝不也需要这远方的大鼓声呢，非常微弱，我侧耳倾听，无论从遥远的哪里传来，都是时候去作一次长长的旅行……”来个像样的序文，但我动身去旅行的动机，却既不郑重其事，也不浪漫，而是始于一则不起眼的手机短信。

秋天想不想去趟欧洲？

记得那是去年盛夏的某个日子。正当我挥汗如雨地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叮铃铃”来了一则短信，我只好用湿漉漉的手打开看，是老公发来的。这是什么意思？我既不明白个中的含意也没有心情。

晚上下班回来，老公又旧话重提：

秋天想不到欧洲去？我送你去散散心吧。

难不成你出差让我顺便当个陪同？

不，我是想让你自己去，好久都没有去过了，不是吗？你去趟伦敦吧。你不是一直都很想旧地重游的吗？

???

这肯定是天方夜谭！那个夏天，我有两个需要照顾的孩子，天气又热得无法忍受，交给出版社的稿子还没有最后付印。出版社的负责人天天打电话过来，不是要我给某张照片加个标题，便是要求我把某页的年表再重新写一下，再不就是用题目该怎么定之类的杂七杂八的事情来折

磨我。刚刚一百天的老二，睡得黑白颠倒，每天都要哭闹到半夜三点。五岁的老大，也许是因为觉得妈妈被小弟弟夺走了，所以从幼稚园回来直到进入梦乡的那一刻，都会固执地死死缠住我不放。别说是休息了，我连坐下吃个安稳饭的空儿都没有。也许，是老公认为有必要让无法从那种生活环境中解脱的我，有个出逃的路径吧？

我，需要出逃吗？

回顾当时，连记忆都已模糊。就像是上了过滤网的胶片一样，只有些许的场景朦朦胧胧地浮现出来。但有一点是确切的——我当时已经精疲力竭！而且，因为8月份交付的书稿，我已几近虚脱。那本书的主题是“英年早逝的艺术家们”，他们的不幸已不知不觉地侵入我的骨髓，总有种说不定我也会在某个时候突然撒手人寰的感觉。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产后忧郁症”吧。总之，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让我疲惫的不仅仅是肉体，更在于精神。

首先是去欧洲的漫长飞行旅途，就已让我不寒而栗。再加上，每当想起欧洲那寒风瑟瑟的秋日，我就会连心情都变得萧条起来。尽管我曾有过在欧洲生活的经历（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因留学曾和老公在英国住过三年）。但那时是新婚的美梦不断喷涌的青春年华，因此才一切皆有可能。我如今岁数也一大把了，身体又很疲惫，到那里也没有个像样的落脚之处。但是，老公却仍固执地认为“你必须去趟欧洲”。他认为如果不趁现在，以后我哪里还有时间可去？再则，何不充分利用这一年育儿假期呢？不过……老公，我刚刚生下孩子才不过四个月啊！为什么总想轰我去呢？你不是背着我做了几件见不得人的坏事吧？是不是提前支取了银行存款，玩股票赔了个稀里哗啦？

争论了半个月左右，我找出了一个双方妥协的方案。“老公，你还记得我上次说过的《艺术家的街道》吧？如果出版社愿意出版，那我就去。”

事实上，在大约两年前，有个能去英国的机会。于是，我就像立马就能坐上飞往英国的飞机一样，飘飘然起来。在那份飘然中，突然冒出了这样的一个念头。如果去英国，那么就顺便到伦敦、维也纳、巴黎走走，找一找艺术家们的故居，写个旅行手札该有多好。

伦敦、维也纳、巴黎这三座城市，对我来讲并不陌生。我曾在伦敦上过研究生院，到维也纳作过新婚的蜜月旅行，而巴黎则因着各种名义的出差，常进进出出。因此，对于这三座城市有什么样的博物馆、该在哪里落脚、哪里有可口的美食、从地铁站出来该往哪里走之类的，大致也有所了解。

但是，那里值得一看的难道就只有博物馆吗？事实上，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巴黎的卢浮宫、维也纳的艺术史博物馆，的确是不可不去的观光名所。因为，那里是无数艺术名作大量堆积的宝库。

然而，规模大的博物馆是否就一定带给人巨大的感动呢？对此我只能画上一个问号。就拿我自己来说，尽管曾去过无数大大小小的博物馆，但都是被类似于“名作们的公墓”的偌大规模所拖累，只好走马观花般地匆匆走过一个接一个的展厅，最后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脚步蔫头耷脑地踏上归程。

可是，就在我居住在伦敦和进出于维也纳和巴黎期间，我却意外地知晓了这些城市有一些尽管在规模上无法与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相媲美，但仍拥有许多美丽珍宝的所在，那就是艺术家们曾经生活过的住所和街道。那些分散隐藏在大都市的不同角落，并非为所有的人轻易发现的空间，却还新奇地发散着它们曾经的主人的气息。欧洲人的优点之一，就是他们在保存旧日遗物上令人惊异的完美。艺术家们的故居便是如此。家用器具、纸笔、墨水、曾经穿过的衣物，还有眼镜，一切都完好地保存着，单单只缺了一个人——原本居住在那里的屋主人，就像是暂时外出离开了自己的位置一般，一切都保存得完好如初。

每当寻觅到一处这样的住所，我的感觉就像是在沙砾中抓到了宝石一样，兴奋不已。正如因为有了海市蜃楼，沙漠才变得异常美丽一样，艺术家们的痕迹，对于专攻艺术批评的我来讲，不仅是不可漏失的“现场”，同时，也是我汲取人生前进力量的一个永不干涸的魅力源泉。

可是，就在我打算如何运作这本书的时候，前往英伦的计划却泡了汤。在与老公的争论中，那早已被我忘到九霄云外的《艺术家的街道》却又一下子冒了出来。哇噻！我在心底里发出了欢呼。事实上，书的出版合同哪里是那么容易谈成的？首先要给出版社提交企划案，出版社也要对该企划案进行研究后才会做出决定。

然而，也许事情该着就是要成吧？有次在与时空社田雨锡课长通电话时，无意间扯出了这个话题。“说不定我秋天要到欧洲去一趟，要是我去的话，是不是得等到看完校样才可以走得脱啊？”“你到欧洲去干什么？”“啊？还没有定下来呢，我想写点如此这般的书。”“那你想不想跟我们合作呢？”

于是，就像是编瞎话一样，《艺术家的街道》居然顺利签了约，转眼的工夫，连合同书都呼地一下飞了过来。于是事情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从那一刻起，我就像是火烧眉毛一般，打听机票和酒店、与在英国研究生院时的同学们联系、完成校稿、把孩子们托付给婆婆、把到欧洲将要寻访的地方调查一番、打包行李坐上飞往伦敦的飞机。

就这样手忙脚乱、慌慌张张、跌跌撞撞地踏上了旅途，在整个准备的过程中，我还在不停地怀疑——我不是什么鬼魂附体了吧？今后得写多少文字才能挣回这笔差旅费呢？老大眼里那噙满了的泪水也成了我放不下的心结……

然而，真的踏上了旅途，一切都发生了逆转。突然间变得鲜活的我、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的我，在街道的角落里迈着生风欲飞脚步，像变魔术一般按图索骥，将那些隐身在欧洲古老都市小巷子里的居所一一找

寻了出来！

另外，天公作美，那多见的欧洲的秋雨，连个欣赏的机会都没有留给我。每天早晨，我怀着像天气一样清爽无比的心情，背着书包走出酒店的大门。就在抵达欧洲前的一瞬间，我还是说什么也搞不懂为什么要作这样一个旅行。可是，一踏上欧洲的土地，所有的一切便如水到渠成一般。我不再是那个在韩国的我——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停薪留职的三十六岁的女人，而立马就像是脱胎换骨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

我曾慨叹：“我的好时候早就过去了！”我的好时光是在什么时候来着？是每月要二十次出现在演出现场的做演出记者的时候，还是在剑桥度过的新婚时节？抑或是在有着高高的天花板的英国大学的图书馆里？生下第一个孩子的那一瞬？作为记者站在光华门十字路口的时候？当这一切都成为旧日的记忆时，我感慨人生中再也不会有华丽的光芒，只剩下平淡无味中的蹉跎岁月。

然而，当我站在孤寂的济慈故居、洋溢着阳光一样温暖氛围的舒伯特旧居、与《波西米亚人》歌剧舞台上一模一样的巴黎拉丁区小巷、《爱丽丝漫游奇境》的作者刘易丝·卡罗尔度过一生的牛津大街上时，我好似又回到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时光。那不是单纯用“感动”或“陶醉”等词可以表达的情感，那是由无数的恐惧、战栗、欢喜混杂在一起的复杂感觉。我感悟到了人生不论何时都可以焕发出光彩的道理。

原来，真正渴望旅行的人，既不是老公也不是出版社，而是我自己！是正在枯萎的我真正渴望着远行，渴望着写作。

在旅途的各站我都得到了众多人的帮助。对与我结伴踏上旅程、热心倾听我的乏味故事的赵允珠老师、无论何时总是用厚意感动我的伦敦的高恩利博士和她像玩偶一样美丽的女儿唯真、在百忙中热情接待我这个学妹的伦敦的柳炫硕学长、李志允学姐、巴黎的崔永焕学长、时隔七

年重逢的同窗伊芙琳、在旅途中认识的迈克尔、鲍勃等致以诚挚的谢意。另外，对于抓住在惆怅中无病呻吟地躲避的我，执著地等待直至又编辑出一部新书的时空社田雨锡课长、每个夜晚都要上网为我查找交通路线和酒店信息并让我不要牵挂孩子们的老公，也表示感谢。尽管我至今都在怀疑他当时为什么要那么执著地把我推上欧洲的旅程（后来证实他并没有玩股票赔钱之类的劣迹）。

在写作这部书稿的整个过程中，我好像感觉到了欧洲凉爽的空气在轻轻吹拂着我的皮肤。那得以成行的整个旅行，那些鲜活瞬间，让我一直眷恋不已。

2006年春，田苑京

London



济慈之家

肯伍德宅第

地铁汉普斯特德站

汉普斯特德西斯

牛津大学方向

地铁贝克街站

地铁牛津街站

亨德尔故居博物馆

帕丁顿火车站

地铁皮卡迪里里色广场站

威斯敏斯特教堂



剑桥大学方向

夏洛克·福尔摩斯博物馆

地铁国王十字站和圣潘克勒斯站
(Kings Cross & Saint Pancras)

地铁民信大厦站

地铁威斯敏斯特站

泰晤士河

大本钟

莎士比亚环球大剧院

泰特现代美术馆

地铁伦敦桥站

老友重逢——伦敦

我再次见到了伊芙琳 (Evelyn)! 距离我们上次分手已时隔七年了。当我在泰特现代美术馆 (Tate Modern Art Gallery) 的咖啡馆与她重逢时, 她还是老样子, 依然是短短的剪发、香奈尔线条的短裙, 也许是岁月的缘故吧, 我发现她的腰微微有些弯。

我不知道伊芙琳的准确年龄。也许, 她和我母亲年龄相仿。我们俩是研究生院的同学。记得当时, 她是从伦敦市文化院来上研究生院的。七年之后的今天, 她仍然在那里工作, 依旧还居住在伦敦这座城市里。

美术馆窗外的雨, 使泰晤士河像幅风景画般展开。就算偏见也罢, 我心目中的伦敦就是这样一座雾蒙蒙的城市。没有什么比雾色更能贴切地比喻伦敦的色彩了。虽然它并不美丽, 只是座简朴、厚重、阴郁并因承载着漫长岁月而变得淡定的城市, 但, 这就是伦敦。

伊芙琳, 当我昨天下午抵达希思罗 (Heathrow) 机场的时候, 天啊, 居然是艳阳高照, 我还以为走错了地方, 跑到另一座城市了呢! 可今天还算一个正常的天气, 是吧?

是啊, 尽管我在伦敦住了五十多年 (哈, 还真和我妈妈是同龄人呢!), 不知为什么, 要是出了太阳, 反而会觉得怪怪的。在伦敦, 只有下雨才能让我感觉踏实。所以, 我才喜欢伦敦。尽管在上大学期间, 我曾有段时间住过曼彻斯特和剑桥 (伊芙琳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研究生院), 但是, 除了那段短暂的时间之外, 我一直都只住在伦敦。离开伦敦的日子, 简直让我无法想象。

我看到了架在泰晤士河上的世纪大桥 (Millennium Bridge)。为了迎接新千年的到来而开通的这座大桥, 是座流线型的钢架大桥, 流淌在大桥下的泰晤士河的河水却依然是不透明的半灰色。这里就是我的伦敦, 曾留下过我无数的欢笑与泪水的城市——伦敦。